偏黨論辨上
講和請辨
備禦論辨 上

老辨隨錄 三

偏黨論辨

癸亥三月反正初台以兼經筵入侍 上曰凡為政務去偏黨可也對曰人主若有去黨之心小人窺其隙必以君子目為偏黨以為一網打盡之計朱子曰引君為黨 宣廟下教曰頑入於珥渾之黨人君得賢信任而已何必先以偏黨疑群下以啓小人乘隙之端乎 上不答時吏判李光庭謝病免以申欽代之未滿旬日 上特陞以階資憲為參判不久又特拜右參贊蓋 上疑公有偏黨之心故也○乙丑二月以典吏判金瑬將入侍筵席瑬謂公曰年少輩沮遏公議者必補外然後朝廷安公曰因 上疑而請之不可瑬不聽竟入筵席啓曰用人之際論

議多歧欲用人才則輒爲一邊人所擯必使其人不得出仕甚
排擯之人欲援其左甚者或重竄或補外 上亦以摘發治罪
爲教令以清議不可摧沮之意力陳於 上前曰 殿下每欲
打破黨議而乃以威武鎭武今日此教適足以致禍亂也自古
堂下清望則郎官主之蓋新進年少之爲人清濁非堂上所能
知是以雖尹元衡爲銓長而堂下清望則委諸郎官而不敢下
手銓長或不得人而使之自專則必有後弊若以不從堂上之
言而有治罪之舉一時名流皆將退去所損非細瑬曰浮議之
權重於泰山未知出於何人而欲摘發治罪矣公曰金尚憲上
疏別無他意其毋惡朋黨以疑群正一語眞的論也人主每以

惡朋黨治之太過至於亡國故欲矯此弊而辭不達意致勤
聖教尚憲今之直臣也既有緩寇與臣同死之名尚憲也而
殿下斥之太過今日廷臣媢嫉 上意則獎之忠言逆耳則斥
之 殿下之好惡臣實未曉也 上曰金尚憲爲諫長言人所
不能言節甚嘉之而若有畫偏之心則不能爲全人故令改爲
一等人物如是論救非矣吏判曰尚憲事臣向日每陳其無他
心今之每擬清望爲此故也時吏判以南以恭爲都憲至壹朴
炡俞伯曾羅萬甲等上劄請遞 上大怒以爲欺蔽 君上排
擯異己特命遞職而後日改以朴炡爲咸平縣監俞伯曾爲伊
川縣監羅萬甲爲江東縣令於是大臣三司改虎爭之而不得

亦於　筵席摭陳三人等情事曰近日士大夫多經患亂人皆
以避禍保身爲得計氣象可謂委靡不振臣每見年少名流則
曰昔日則長老每戒年少之過激今則年少輩反憂長者之過
激此亦可以觀世變矣今左朴炡等談說不拘數以動直自勵
臣常許其爲人南以恭之猝拜銓長人皆致訝玉堂所論誠非
過激若以爲排擯異己而罪之則炡等之言即滿朝清流之議
也甚於一二補外乎左相尹昉亦力贊公言公又曰朴炡頃者
論劾趙希逸等則殿下褒以忠直至於超用而及論以恭則
斥之如是殿下亦不無偏繫之心人主若先以惡朋黨爲心
所損非細　上不答公又上劄曰以恭收用之論臣亦自初主

張以恭之多罪負謗臣豈不知但其才局有敢且當 聖朝
滌瑕蕩垢之日如以恭者不合終棄故也金瑬之於以恭其意
不過如臣耳當初擬以諫長臣亦不以爲非到今更思則用人
自當有漸物議不可不顧而司長官爲一時極選以恭雖曰可
用既爲物議所不快則豈無其他可合之職乎年少士流素薄
其爲人淸議激發本無足怪朴炡雖有敢言之稱然峭直太過
且喜自用臣常嘉其長處而惜其病痛矣今若玉堂之劄不能
熟講於長官率爾爲之鶻突之失誠所難免然其本心豈無他
腸只是年少氣銳作事生疎而已 殿下遽作太過至有情外
之教所謂欺蔽君上排擯異己果有是事其罪豈止於補外而

已敢蒙瞞 聖意以長官不參同僚持難而自稱公論遽爾上
劄爲炡等之罪並長官雖不參既以書牘往復初非全然不相
通也同僚之持難自有曲折亦非見意不同也且凡論議雖觀
其所論之如何所論誠是則一人言之不害其爲公所論誠非
則舉世雷同不免其爲私以蔡之驟除憲長上自大臣下至庶
僚俱以爲未安則炡等之言安得不爲公論乎人臣論事只據
實狀若以題品異同之故不相許正至爲媕阿則是爲私之大
者非國家之福也炡等與以蔡名目雖異當此 聖明照洞清議
方張之日有何爭名鬪利互相傾軋之事乎伐異二字大不近
情以是成罪則炡等必含冤而不服矣大際論一以蔡而舉士

五人一時被譴此誠近世所無之事至於相臣言之兩司爭之
政院陳啓而 殿下猶不動聽是 殿下之信相臣兩司政院
不如一以萊也甚於 聖上敬大臣重公論之道豈不有大累
歟 若曰省劄具悉劄事當留念焉○六月初二日公又入筵席
以朴炡等不可補外之意爭辨不已 上曰天使方來姑舍是
款接待事可也公曰可否臣言有何所難而 殿下乃托他事
而不欲聞之乎此事所係不少未聽 聖教則臣不敢退 上
曰予非聽金瑬言炡等上疏極非故如是耳公曰玉堂之官朝
夕侍講無異父子之間何情不達 殿下以情外欺蔽等
語爲教故炡等深懷冤枉冒死陳劄不過仰恃 聖明而已

有何深罪之事乎 上不答 七月十二日朝講 任溥泣以達曰
頃日三學諸士無罪而黜外 人皆以爲國家必有大擧措 相顧
疑惧氣象不美矣 上曰三人一時並出 氣色想必不佳 然浮
薄人補外何關 而如是爲言乎 公對曰此人等實無浮薄之罪
而徒以論遞南以恭而黜外 大駭人聽矣 三人中朴炡則臣亦
以爲過激 羅萬甲少無浮薄喜事之失 坐於與炡相親故也 臣
排斥金瑬極其狼藉 上盛怒曰 日已晩矣 速罷經筵 承旨曰
臺諫未及啓辭 於是臺諫乃進啓而退 公又進曰 殿下雖盛
怒而命退 未盡言不敢退 臣平生爲國盡忠之外 更無他腸 上
不答 其後 傳曰 賓客李 恃功驕慢 蔑視朝廷 事極可駭 先

罷後推以懲勳臣縱恣之習 九月二十七日。傳曰前贊成李頤日搨前之言全是倫理至嚴之分有不暇論忘生結義之意安在哉似當久置散地俾知厥失但迸發狂言乃其病痛不旋踵而悔悟亦其長処况又年過七旬館日是多功存 社稷小過可也今宜敘用實職除授令大小勳臣體予至意用盡和協之道翌日即令引見公啓曰朴炡等三人皆一時清流而以是罪見出臣出餞三人見其氣像愁悴故適入筵中極陳 聖上之過舉而語及於金瑬忿懥所激言不知裁至以去就爭辯退而更思自伏過激之失而昨見 聖教丁寧不覺感淚沾襟達夜不眠待漏來謝又蒙引見感激之懷不知所達自此當直往

金壅家貿荆謝罪洞釋疑阻　上曰卿如是爲言予心甚爲嘉
悅己巳七月時左相金壅欲引金世濂爲銓郎而佐郎金堉以
居喪得談不許且以南以恭李景稷等不擬清望屢言於政廳
故後日政以兩人並擬諫長之望羅萬甲見銓長子弟以爲有
拘訝責之甚後左相入侍筵席力陳銓郎專擅之弊仍請治羅
萬甲浮薄喜事脅制銓長之罪曰今日朝廷棄世濂而用萬甲
可謂公道乎　上意以爲若干浮薄之人出而使朝著不靖
命竄萬甲而鞫問金堉兩相陳劉三司論啓伸救備至而　上
皆不聽尹相及崔鳴吉張維趙翼諸人相繼進劄　天威益震
乃以張維爲伸救萬甲特拜羅牧大臣三司又爭之而不得一

日台入侍晝講 上謂公曰卿以元勳重臣國中士習及朝著
間事卿必知之今日羅萬甲滿朝皆以爲無罪此何如耶公曰
萬甲不無病痛而氣節則可尚故臣至欲薦於元帥之任矣頃
日左相所啓似爲過當臣聞其被竄往見於門外則其母老病
盲失聲哭曰吾今失此何敢從當隨往謫所云聞者莫不惻
然矣大槩近來銓郎不肯見判書故至以老少分朋爲題目萬
甲聞之往見金光煥曰堂郎一體不宜乖隔光煥以此言告其
叔金尚容疑年少輩敢已因爲呈告云矣 上曰所謂題目指
爲何名耶公曰老者爲老西少者爲少西云矣臣頃聞左相所上
達之言頗似失實臣謂尚容曰 聖教所謂臣奸指何人歟欲

詢於左相而稽出云則答曰我亦實不知云矣且臣曾以身被
嘗㪅者不可輕通清貫之意言於銓官則答曰大臣之薦云以
言之臣亦未免指揮銓官之罪窃恐所謂臣奸者或指臣身也
令因此 教誨大臣皆不得安其位誠非清朝美事也 上曰
卿謂萬甲無罪然既有名目則其中甚未當受其罪豈為其報
復而發耶萬甲之罪固已末減矣曾於黨論粧發之日不爲嚴
治只令補外故其流之弊將至於害人國家如此之輩豈可護
之調和而不之罪乎公曰萬甲之言非如金孝元沈義謙之事
其為立心只願朝政之清明而已其在憲府都下肅然旀禁未
執曰羅持平不可乎以私云云矣且其鳳瑞之事亦甚曖昧其

時都承旨謹中多有不合之人故馮瑞言之今若指爲防塞異己則不亦危乎 上曰萬甲之耕可謂重矣罪一萬甲而訴黨臣皆惧鄰台曰此則非指今當事也大槩今之藎臣不得相和若欲去黨則當得其交搆者而罪之可也 上不答左相曰以言陳劄辭職而有萬甲稱譽之言日八 天聽小臣若迫之情無路自達直欲剖心自明俯首謝人等語云乃陳劄待罪畧曰頃於筵席適因 聖問畧陳所懷故不得不爲窮源之論故以羅萬甲前後取稱根本從容陳啓者只冀朝著之和平而已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今相臣以此辭免而措語極嚴亟正臣罪以安大臣之心 上答曰省劄具悉須其勿辭安心行公

公於畫諜又諮曰昨見領相右劄乎 批答則有曰觀其疏辭

聽其兵判啓辭則可知其過云臣於前日欲陳所見而辭不達

意反致人疑 聖上何以知之今日之事大臣及筵臣皆以意

朋黨爲言者以其掌筵之未著也小臣之前後陳達者盡其用

黨之有漸也張維之劄未及此事者以其屋下私語也想殿

下必以此疑張維以欺蔽也以大提學爲州牧前所未有之事

小臣狂言雖不足採而大臣三司崔潛萬甲之黨耶 上曰以

劄中一事言之維將給馬送其母而劄云與其母永訣亦是二

辭也古被謫者不與父母妻子同往者畏國法也若盡挈其家

屬而去則豈云謫居之苦乎公曰其母目盲追至門外欲爲隨

往萬甲以獅子不往相離將欲追後乎往臣目見其狀欲給一馬則張維亦給馬云矣　上曰其毋之偕往與不往非閣張維事也告君之辭當以實言而既云給馬送毋又曰永訣可乎云曰若以此爲告君不實則可謂寃矣張維陳劄辭緩始見萬甲則其將毋之計必未及知耳向者李德泂爲柳希奮陳疏則殿下嘗獎而容之今者張維爲羅萬甲上劄則　殿下斥而黜之其爲朋友下明心事則一也而　殿下之取舍何其前後之相反耶今日此輩朝廷之人皆將重足而立臣竊爲　殿下不取也　上曰卿言善矣然萬甲一被薄罰而專不知改復入而以前朋比何時改之乎公曰萬甲之事若係偏私則因　上教

改過可也如其公論則可因一權折度其初志爭人之愛憎甚
萬甲者以其有戇直敢言之風也若一被譴罰而遽作苟容求
媚之人則將安用萬甲為哉昔尹元衡當國生殺威福專出其
手並知其清議在下故雖為膽構陰中之計而終不能侵奪郎
官之柄矣以至昏朝賊臣爾瞻把握朝政擅弄威柄而又以科
舉籠絡士夫並後門庭如市得肆巨詐並一脈公論猶未泯焉
我清朝一時名流深懲往事各以廉恥自勵不事干謁以領
右相及臣等家絕無名士來叙朝政者每何以觀世變矣今日
萬甲之事本非大段而大臣三司爭之不已若非係關士類豈
敢如是乎近日以屋下從話被罪者相繼不絕人心危懼將至

道路以目此豈清朝之美事乎 上不答羅萬甲竟竄海州八月左相以台[illegible]造中席目之以豪貞元衛爾瞻 上劄乞免 上答曰兵判之言乃是公論卿勿介懷速出行公以副予意右又上劄曰近因相臣啓辭一代名流相繼斥逐而餘皆惴惴莫保朝夕此非細憂故措語之間從引國朝以來往事之可戒者冀以杜將來之漸寔非有所直指者狀見左議政金瑬劄辭果爲自疑多有切迫之語此豈知臣本情者哉然相臣既以此累呈辭章臣亦何敢晏然於心乎 上答曰省劄具悉勿辭左相爲救兩人而上劄有曰羅萬甲特浮薄喜事之人而寔是濁亂專擅之跡姑施其罰以杜不靖之端斯爲從中還加重譴非清

朝之美事張維除授羅州若以辭不以直爲其罪案則恐非本
情也 上答曰張維不直之言非特一事未減施罰爲不可矣
蓋張維頃日疏中有矜惻其母子相離等語而亦於筵中以
借馬將母爲言 上之斥維以不直者以此也 金乃陳劄曰伏
見 殿下答尹昉劄曰朝廷不尊欺蔽成風答金瑬劄曰張維
不直之言非特一事緣臣陳劄之際辭不達意有此未安之教
臣不得。歷陳其間事情以冀 聖明之解疑焉萬甲罹罪之不
明日臣出見於門外則萬甲之母目盲不見物而萬甲以獨子
不忍相離將欲率往謫所而以人馬不備爲慮及其將行其母
號哭悲動四隣臣謂萬甲曰君母追往之時君。奴馬當助行以

俄而張維來見臣以此語言之維曰吾亦當以卜馬借之云曾
於　榻前直據其時所見條悃之狀悉陳無隱冀回　天聽矣
豈意此言反爲賊禍於張維乎況維之陳劄在於午前往見萬
甲在於午後然則當其陳疏之時甚毋追往之許何緣得知乎
且維之爲人豈是不直之人而緣臣妄言至以無情之事遽被
欺蔽之罪臣何敢默默坐視不爲一言以明之哉　上答曰省
劄具悉張維之言借馬之外更有不直之事卿若處者則可知
矣公又上劄曰臣頃承　聖批初不知　聖意所在而旣見張
維劄稿又聞士夫間所傳之言則抑鬱　聖明未能深察劄中
本意而有此致疑故不得不更爲陳辨伏願　殿下平心察之

蓋頃日從中金光炫既陳羅萬甲所傳之言而張維劄中乃以未有所聞爲言只曰屋底私語窃款是非則容或有之光炫所聞之言維以一家之人乃曰不知云則 聖明之致疑固其宜也然有不然者臣聞萬甲言於金光爀曰南以恭自乙丑之後不通清望李景稷亦有謗言久不通望而銓曹僚席皆望之曰清亦然通之人心不悅云光爀以此告於銓長傳及於相臣之耳而光炫所達之言亦以此則張維劄中屋底私語窃款是非云者正指此等說話也若以其甚子弟屋下私語便謂之主張通塞而罪之則不亦冤乎然則維之劄已盡萬甲窠状有何欺蔽之事乎且南以恭雖有可用之才而不無疵累則其不合清望

云者寧爲公論而至於李景稷則臣亦言其不可至欲　榻前
陳啓故非大臣非臺諫而擅制銓官云者亦指臣此事也臣雖
老妄惟是至誠眷眷之期欲保全士類之心則可質天日而辭不
達意前日入侍又使張維蒙不直之罪臣之救張維之心反爲
害張維之歸豈不悶歎兹敢冒昧陳達　上留中不下其後
上特命朴炡爲南原府使俞伯曾爲加平郡守時爲東宮擇嬪
而　上以尹義立之女　命入三揀擇之中而將爲定婚義立
卽逆賊仁發之叔父也金自點沈命世以不可娶逆屬之女力
爭於　榻前　上震怒卽命遞職又下嚴旨滿朝沮喪皆恐大
事將出莫敢發言臣以爲王者婚姻之際不可不正雖在羅譴

之中義雖合默乃上疏曰夫婚姻生民之始萬福之原上以事
宗廟下以繼後世雖士大夫家議婚之際必擇內外無故者
而又察其家法焉如有些少人言必舍而他求乃人情也況有
緣坐之累庭請之罪者乎古禮議婚有三不娶逆家子不娶亂
家子不娶世有刑人不娶古昔聖賢著之經訓垂誡後世者所
以嚴討逆之律深惡而痛絕之意也今逆賊紀爾首謀造逆詐
死階逆賊适帳中之謀潛其從吏則其為逆惡寔浮於适而義
主以其妹得免連坐二百年所無之事雖因一時恩典而不可
垂法於後世者也且仁發賊适其惡則一也若使義主為适賊
之時則殿下其可許婚於其女乎當 殿下奉廟社蒙塵蓋

皇南遷之日豈有與賊家議婚之心乎此事援諸正禮既如彼推以人情又如是一二勳臣徒懷忘身殉君之志敢以萬口同然之議犯顏直諫措語之間雖未免有率爾顛錯之失而原其本心不過欲使莫大婚議無少欠缺而已有何恃功驕恣之心乎 嚴旨一下滿朝沮色莫敢復有言者政有大於此者孰肯有犯顏強爭者哉觀此一事 聖明之所立可知豈冀以此不不獨此也義立當在廢朝既參庭請則 聖德包荒雖在蕩滌之中而尚未免焉為 慈殿之罪人豈有與請廢 慈殿之僉議此婚之理乎臣之師李珥在 宣廟朝論時弊疏仍陳擇妃之道曰古之帝王所與婚者皆仁賢之後先觀父母之賢否以

察其家法次觀威儀之合度以察其女德宣問大臣允協衆心然後乃定則國家之福也此則先儒范祖禹陳戒之意也故先王於定妃之時嘉納白仁傑之言竟擇忠厚之家又於生寅宣配之時詢問廷臣祖先及族黨于廟堂審知其有行績無罪累然後乃定此實今日之所當法者也若蒙採納得使禮以大正則臣上不負 殿下之恩下不負亡師之訓 上留中不下

先是尹義立爲慶尚監司公以爲其才雖曰可惜以逆賊仁發之叔父在法當坐而特以一時之恩典得免罪罰不可還授方面重任乃於筵中據法爭下 上大怒以爲排擯異己多下未安之教而義立以台言不得赴任以此吏曹啓稟則 上下教

曰尹義立雖曰賊族僭朝廷因台論已爲宥赦且其才可用故除授此任已甚之類不忘前憾今又排擯此及永府張本也元勲之言似非偶然連爲遼善以快勲臣之心台乃上劄待罪曰曾於 榻前擾法爭下非爲偏黨也爲王法也臣之前後所爭非有一毫私意而今承 聖教有若聽人言者然臣雖無狀挾憾擠人素不忍爲此態也臣誠未格天罪至欺君請命鐫削臧否以安愚分 荅曰卿其安心勿待罪 公又上劄畧曰法者祖宗之法非 殿下之法也非 祖宗之法乃天下之法之一撓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守法之臣執法之臣不以愛憎而異法不以貴賤而廢法臣曾於筵席所爭之事不過逆安敦古人執法

之意欲使 聖明爲守法之主而已有何他意於其間哉臣曾
被三黜而不悔者以其所争者公也嗚呼 殿下之國事日至
於危亡者寔緣上下不能守法之故而如此之事甚諫當言者
言臣獨争之此則臣之罪也臣自少至老慷慨陳章屢觸時忌
被人詆斥而未嘗以讒人言累於同列者人皆知臣直行已見
故也臣雖無狀豈爲臣甚之類所動而忌歟 殿下哉 殿下
之下此教無乃待老臣太薄乎此寔由臣不能事 殿下以忠
之罪而 殿下待臣之道抑或有未盡也君臣之間情義不孚
如是而有懷不達亦非所以事君無隱之道故冒死敢陳 若
曰省劄具悉卿意頃日之事予寔不疑卿其安心毋用畫講啓

曰臣以義立身為不可授風憲之任者實是守法公言而連
書四啓乃曰不可以一二人之言輕許遞任云所謂一二人必
指金自點沈命世也緣坐者之不可為國婚不可為方伯此一
國之公言也人臣守法雖人主不可強而屈之況該曹乎之以
一二人乎 殿下之朝廷是非進退若是其混淆則危亡之機
不日而至矣 上不答領相因此言而辭職任又陳箚辭職則
若曰者箚是患鄉其而辭職成俗以為自 上先有惡黨之心
故正直之言反為見疑而其於進退之際終未免為先中之障
乃進癸未歷兩錄及丁亥伸冤疏而上箚略曰是非之天人皆
稟之而不能明於去就其心先有所偏係故也先主於心則人

之邪正言之是非不能下別而賢邪雜進黨論猶同終至正不
能勝邪之反勝正治日常小亂日常多無足怪也臣自遭遇
聖明以來常不忘歸正肅心公平欲破黨論之款凡於論議一
從公是公非堅守愚見不敢為圓徒知有抱身隱之義不知保
身固寵之計雖未免禮讓不足之失而原臣本心則被臣所執
豈皆異己得臣投其黨皆同己李珥貽李潑書曰若使珥或主
東或主西黨至於兩邊皆不扶其以此觀之臣之無被時當賤
踏者乃不護黨之致也而 殿下之惡黨或有所偏倚而反為
致亂之階也何以言之人主一心萬化所本當如鏡無塵如水
無波物來順應而又明是非之天然肅心公平忘身殉國無同

好惡明出陰分使讒間行於其間則魑魅魍魎不得遁其情而
善者自為一類惡者亦自為一類善惡既分偏黨自息何患賢
邪辨別之難乎如或不然人主常懷惡黨之心某人薦某人則
疑其護同己某人斥某人則疑其擯異己上下相疑情意不通
則人人解体而終至於國不為國矣蓋君子小人志趣不同如
水火冰炭故一君子進則衆小人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退宋
之諸儒基亡國之禍可以鑑矣臣謹以李珥弟子所記癸未録
及臣仲救亡師跡合為一冊以進備賜乙覽則庶幾有補於懲
前戒後之萬一　荅曰省劄具悉卿意黨之一字朱子之言乎
亦惡聞卿勿復言且劄中陳戒之言當体念焉五月晝講啓曰

殿下向日答曰黨之一字朱子之言尋亦無聞聖賢之言雖
以君上之尊不可輕易非斥若使史臣書此言恐爲　聖德之
累矣　上曰大賢以下未免有弊言孟子之言亦有此弊雖曰
朱子之言後世之人不知朱子本意乃曰朱子亦曰引君爲黨
云則不亦有弊之言乎孔子曰君子不黨如此言之乃無後世
之弊矣公對曰當朱子之時小人當朝斥士類以爲黨故朱子
於上宰相書有引君爲黨之語非以人君爲偏邪之黨其所謂
黨字畢一時攻斥之名而言也取其本意則何弊之有哉臣
之因此言欲爲攻破朝廷之黨論也　如使聖賢信任則自然賢
者進而小人退矣此所謂引君爲黨也　宣廟亦惡時人攻斥李

珥成渾欲破偏黨之弊而乃曰願入於珥渾之黨此深得朱子之本意也韓興一啓曰　殿下每以惡黨為心故朝廷之臣進言不能平心聽之先以護黨斥黨為疑此所謂上下情意隔閡也公曰興一此言　殿下所當深省也公又發明朱子之本意上箚略曰臣於筵席引朱子之言而辭不達意使先賢之言不得見信於　聖明而反有惡聞之教臣之罪戾至於此尤大論語曰畏大人之言朱子乃孔孟後傳道之大賢也其言當為萬世之法豈特學者之所當畏而法之雖以帝王之尊亦當畏而敬之猶恐服行之不暇而以　殿下崇儒重道之盛心不宜大賢之言。本意反以惡聞為教人主不畏先賢法言則群下之

之言何能動得一髮乎是　殿下有自聖自智下視群下之心
故未免有此輕易法言之弊此古人所以慮治世而憂明主者
也　殿下徒有無黨之心而未知破黨之要宋之調停足以亡
國此亦可鑑故敢以朱子與留丞相書付於臣劄之末特賜乙
覽先自建極嚴明好惡一以朱子法言爲破朋黨之要道則賢
邪自別朝廷自清矣　若曰有劄其意群而不黨孔聖格言劉
亨要湯伊尹經處以此觀之則朱子之言不能無弊大抵君子
之處身遇則行道不遇則耕野而已若有一毫有所爲之心則
便非天理也且後世之人不識朱子本意徒以引君爲黨爲心
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予不敢遽無一言矣公又上劄歷陳

朱子本意而不明　上教之失當畧曰朱子豈不知群而不黨之義而敢以引君為黨勉於時相乎當是時善類滿朝而韓侂胄輩反於其間將有傾陷善類之漸畱正身居相位欲避黨名不能不別賢邪以救善類故乃曰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而又將引其君為黨而不憚也此所謂黨字乃斷章取義欲使時君時相同心同德於善類以濟天下之事也非君子不黨之黨字乃吾黨小子之黨字也然則黨字與類字同義其不可以此謂之有後弊也至於伊尹要湯之說因或者之問而孟子既下其然今　殿下引以為證豈乃未安乎　聖教又曰君子之處身遇則行道不遇則

耕野必有一毫有所為之心則便非天理也若論君子出處
之道則固當以是而但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乃聖賢之道故
孔孟之棲〻遑〻無非行道濟世之志也孔子欲見南子欲往佛
肸豈非天理是豈有所為而然乎朱子挺亞聖之資承河洛之
統發揮經傳之旨以垂教後世而以聖賢不能忘世之心眷〻
於係天下安危之際相而欲盡其道其言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千載之下未聞以朱子之言為疑而天
下宗之以為萬世師範今 殿下乃以朱子此言為有所為而
未盡於出處之道云則恐非深知朱子本意也臣固知 殿下
此教出於深惡黨論而矯非直以朱子之言為有弊也第念後

人不知　聖教主意而以　殿下為輕侮聖賢之言故不得不
復此陳卞　答曰有劄具述古昔聖賢嘉言至論不為不多擇
其吾樂者而行之可也於是玉堂再上劄以卞之　上以從當
論難為教公以為玉堂劄未所陳終未免以朱子之言為不當
行於今日非聖賢立言垂法萬世之意又攻破其說而上劄畧
曰　殿下痛惡黨議不辨賢愚邪正并欲調和鎮定共濟國事
甚盛意也然雖以堯湯之聖必得皐陶伊尹而不仁者遠然後
能濟雍熙之治朱子之引君為黨　宣廟之願入珥渾之黨非
為偏黨之黨也得賢信任與之同心同德以為君子之黨則偏
私之黨不期破而自破善者自為一類而并進惡者自為一類

而並退如是則何患朱子之言有弊於今日而不可行乎聖賢之言豈端為一時救弊而亦可傳於萬世而無弊者也玉堂所謂不宜於今日云者臣竊未曉也今之時豈與宋時有異而黨之為害古今一轍則朱子此言眞可謂今日救弊之藥石也今日之黨雖不可謂一邊皆君子一邊皆小人而論其立黨之本則善惡有別臣於 宣廟朝乃引李珥兩是兩非之論攻破趙憲落於一邊之說則 宣廟以為萬世公論此兩疏臣已為盡進 殿下必為下燭以此觀之臣之自少不喜黨論可知矣臣於彼此之間少無偏黨之意惟以公是公非為下別賢邪之地而抑恐 聖明偏係於惡黨之心而或挾憾之人假借公議欲

去異己目之以黨湮中 聖旨則 殿下深居九重不能知某也賢某也邪而其於進退之際未免有親小人遠君子之弊啟以朱子防微杜漸之言為履霜堅冰之戒臣之前後心跡明如日星而 聖明疑臣為黨至黨又以臣為誤引朱子之言聖賢之言為萬世之垂訓寧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乎 殿下迺日之教未免有所是非於天下後世至且黨之言不足以解殿下之疑而終未能發明朱子之本意故復此陳卞 上留中不下○八月任又上劄曰朋黨之禍初起於搢紳間不相通情而自古人主欲去朋黨而積成猜疑反至甚國者無多有之逮至我朝先王臣趙光祖遭遇 中廟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方期竟

舜之治而流俗之革憤其不容於清議夜開北門之告終致士林魚肉之禍儒道之難行於世果如是此豈非後世之所當戒者乎 宣廟之於李珥亦可謂千載一時矣目見朋黨之兆有不靖之端其調和鎮定之志可謂至矣自珥沒後黨論日盛及以李珥為殄身戚里餘孽無足觀至於書名黨籍搜侮醜詆不遺餘力是時遺直臣趙憲以珥門人抗章伸救而忠憤所激未免有失中之言有違於亡師平日同寅協恭之意臣嘗與一二同志名條所聞見搆一疏先陳亡師至正之論次破趙憲蓋於一邊之說則 宣廟覽此疏以李珥為萬世公論此疏一出舉世之或有疑李珥涉於黨論者痛釋其惑到今咸以李珥為百世儒

宗人心之不誣據可知此矣迄至于今 聖明方欲打破黨論
消融鎮定以致和平之福此誠盛意也但黨論已為痼瘼至于
四五十年祖子孫所聞所見彼此各異非一朝一夕之故誘之
而不可解威之以不可破 聖上之軫念於此不亦宜乎李珥
以不世出之大賢遭不可遇之際會欲塞東西兩窠而終未免
見陷幸賴 宣廟之聖明而拔出於其窠則後於李珥者雖有
李珥之心欲為鎮定於其間而其於德望才智不能彈壓何哉
臣雖無狀亂發於李珥之門東西二字足以亡人之國故反正
之初乃誦朱熹引君為黨之言以瀆 天聽者豈有意於護黨
而參此說哉不得其人而自 上徒欲混收並畜以為打破朋

黨之誅則外雖親而內寔疎國事之潰裂紀綱之解弛日甚一日
如是而欲望同寅之美不亦疎乎臣頃忝銓衡思欲秉心公平
以效亡師至公之心期報埃涓之萬一而聞見不廣知識不明
未能爲官擇人上負 聖明期待之心下負亡師協恭之志臣
罪至此尤大 宣廟得一李珥欲破黨論而有志未就天奪之
速豈天未欲平治我東耶噫其人雖亡其言尚在若以其人爲
不可用則已如其可用則其言之用不用國家之存亡判矣故
敢以臣傳寫亡師所疏四部冒進之備於萬機之暇特賜乙覽
因其言而想其人想其人而行其道則亡師李珥雖逝於九泉
之下而見用於 聖明之世矣伏願 聖明以此疏頒布中外

俾知先賢無偏無黨之心百世之下有所矜式而興起焉則不特士林之幸抑亦國家之福也　上啓下禮曹則以官頒私稿或涉未安聞其板本在湖南若令監司印遺士夫間使之自相傳看其於世道不爲無益　答曰依啓

講和論辨

丁卯正月奴兵猝至連陷安義兩城清南諸鎮皆望風崩潰報至中外遑遑於是 廟堂請 大妣內殿先幸江都欲以都監軍出禦臨津公啓於 榻前曰臨津以上多有淺灘若由此直向都城則無可奈何水原之軍送于元帥處自當一面諸大將自領其軍官把守於各處則可以得力仍遣不可不分朝之義 上曰此卿等豈能自往定別將使之領率把守水原軍亦不能遠出留此扈衛可也公又曰然則李曙所領之軍使之把守臨津而若不能當則退守南漢可也 上曰此軍先須入南漢

可以固守乃令長淮防禦使卒其兵把 事出蒼卒覲王兵將
未及來會公子時白以水原防禦使領兵上來只有水原兵馬
故曳船搬運之役專用此軍困憊已極而及其行軍渡江之後
又欲拒運倉穀出又啓於 揚前曰水原之軍若欲為緩急得
力之計則又令運米不無獨賢之歎張維啓曰李 私護其子
之兵不可矣以啓曰維雖如此云云臣豈敢護子兵而為此言
乎 上曰張維之言極為非矣予欲推考而不為矣以出與張
維相遇極言峻責之於是兩司合啓論以而李敬輿尹煌等主論
請 俞寡黙 以賊報纔到敢倡奔避之謀臨津要害力主難防
之議疑惑 上聽驚動人心使都城崩潰 廟社播越中外憤

莞皆曰可殺李時白之把守江灘悉意措塞私護子兵面摩臣合啓方張偃然登對爲辭盖於賊報方急之時有備局諸臣引見之命公聞臺論將發故不能入侍而 上下教曰雖有臺論使之入來公乃爲登對臺諫又以此爲公之罪 上不允只令推考旣啓之後聞去邠之請不出於公而大臣又爲待罪故即停啓及到通津又以去邠爲公之罪而論之 上不允二十九日 大駕入江都時虜兵進屯平山而姜弘立與胡差劉海等爲講定約和而來當時大小臣寮皆有約和緩兵之意而欲避主和之名 廟堂諸臣莫敢發言公以爲事有權經時有緩急當今時事禍迫存亡與其徒守虛名坐待危亡莫如姑爲羈

講和

縻以後其鋒乃與諸大臣講定和議於 獨前約以交隣之義
時尹煌爲臺諫以主和啟罪於公而論以重律 上不允三月
二十二日公以爲奴無厭已講和而退時事稍定一聖上雖未
及回鑾而被人罔測之斥不可更入朝端上劄曰臣之前後與
大臣臺諫爭辯國家大事者誠出於爲國皆非爲已臺諫之論
臣罪名暴示者再寘出者一而皆出於一二人搆成罪案臣果有
如此罪惡則所當下臣司敗與所論臺官辨覈虛實如有實状
即命科罪施律曉諭中外以一懲百可也不然則每爲一二臺
臣所搆陷將至於無殺而後已不亦冤乎今日去邠之計雖不
出於 廟堂而臣獨先倡鐵騎長驅勢如破竹而忽使 君父

坐重城而受敵乎然則其罪者不至於梟示也又以臨津不守歸罪於臣身當初欲令李曙防守江灘者非臣之計而反以為罪乎設使臣時當大臣與主兵之任如此滔天之賊勢難遮遏似有寬恕之典臣於此時受以何任而朝廷有何言聽計用之事乃以背日可殺等語歸罪於臣身論以誤國之律乎至曰若使此人隨入行朝仍置備局之列日後憂虞之際必有再誤大計之患請以竄出噫凡人雖於已著之罪情有可恕則猶或寬焉況以必有兩字預定罪目不參於罪岳飛以莫須有三字乎臣之有罪無罪只待天日之照臨而一月之內三被嚴推之命有懷寃鬱無路伸訴當待推考緘答之日盡暴無隱而臺諫

又惡臣之自明誘以當待還都而掩置不問是麻朝臺諫搆臣
之古事而豈意復見於 聖明之朝乎其中救尹暄一事萬死
甘心臣之情曲已為弃達於 天聽當族顯戮之不暇而其所
謂私護子兵為起。復子面辱宰臣被劾登對等罪不待臣言
殿下既以洞燭若欲陳辨煩瀆可畏今不得畢其說焉至於折
辱臺諫果於辭氣之間未免有過激之失而原其本心則不過
愛、 君憂國之誠不能曲從時議故也每勤 上教而狂易之
性卒難變改以此為罪臣亦無辭然所謂臺諫者主一時公議
隨事直陳不避鈇鉞乃其職也今之臺諫徒尚大言掠美巧避
而臨事則不辨是非乃曰鎮定臣歷觀千古未聞如彼臺諫而

容身保位被人詆斥不知避遠之狀無異於甫騰時臺諫故前後面斥者爲國非爲私也伏乞 聖明先削臣職名使之退歸田野以保餘年 上不下其劄而答曰省劄具悉卿懇予意前日引見時已諭之卿勿控辭公又上劄曰臣今年過七十義當致仕決不可與一二臺諫並立朝端伏願 聖明下臣司敗與主論臺諫辨明是非稱量定罪則言路自正而抱冤者得伸 上答曰省劄具悉卿勿如是相較速出行公又有特招之 命公以不得赴 召之意上劄待罪 上答曰省劄具悉勿爲待罪速爲入來察職甚緩 上又有 召命公以爲厥負莫大罪名而未及辨明之前義不可出乃歷陳難進之狀凡五條而 上

劄乞退 上荅曰卿宜勿辭速出行公 四月 大駕將還都而
以時在村舍不參朝謁故不得扈衛而帯扈衛軍官欲為移屬
軆府又上劄辭之 上荅曰省劄具悉此非元勳重臣求退之日
卿勿固辭須速行公 又上劄曰臣今年七十有一 君日
短暫難 天顔豈臣本情昔緣臣年狀屢為年少輩所斥侮辱
踐踏不遺餘力反躬自顧實無情犯則停啓之後當依 聖旨
猶可冒昧出仕而第於合啓末端有隨入行朝仍置備局必再誤
大計等語而請以竄黜則是預定將來罪名而勒加斥黜也且
臣於臺諫啓辭政院之捧承 傳亦有 上命不敢加減於其
間而須於推考以懲政院擅削此一款使臣不得仰暴微悃未

知政院為臣而制斷為基諫而制與基諫既以再誤大計請罪於備局則臣雖至愚亦有廉恥豈敢强顏忝恥再入備局之列而從他笑罵以辱名器乎 上答曰省劄具悉已往之事不必每每提起宜勿控辭速出行公仍 傳曰此劄中所謂擅制一款之說極為可怪政院之制去何意耶問于色承旨以啓承旨鄭百昌啓曰臣推考傳旨必以可若之語捧之其啓中所謂必有再誤大計云者既是未遂事又非可若之言故不為再捧矣 傳曰今後勿為落漏可也 十七日因有旨還報 上特為命招以不敢退在乃赴召 命而翌日又 上劄略曰昨因還報緊急召命又至人臣分義不可退在冒恥從前退故私室不勝愧赧

于中 殿下雖以既往之事不必每每提起爲之 教臺論既以
不可復置備局再誤大計爲言則臣於將來未知復作何等罪
惡而乃敢忘恥强顔更入朝端以羞士夫廉恥乎况時議目臣
爲秦檜攻斥侮辱不餘遺力則是又添之以主和誤國之罪也
攻臣者得美名斥臣者占好爵臣之一身即時人發身之奇貨
也 聖明雖使臣不欲相較兩司合啓之論是何等罪而誅以
臣從不待辨明偃然出仕乎曾以決難立朝之義六上章劄非
不知煩瀆伏乞 聖慈許臣致仕以終餘年 上荅曰省劄具
悉卿雖年老此非致仕之時須勿控辭速爲察任 大駕回鑾
後仍退在龍山江舍而是時臺諫猶以主和爲公之罪至比於

秦檜而斥之石於引見時與李綱同為入侍綱力陳講和之非
而乃以公為違逆 上意語多侵責公曰今日講和與宋時有
異是時岳飛有可勝之勢而秦檜主和殺飛故檜為萬古罪人
今李綱無岳飛可勝之勢而徒能大言不顧 宗社存亡乃韓
侂胄之類也有榛檜以而為岳飛言者皆講和後遂口空談也
人孰信之綱以臣等為逆臣云今日之和雖曰非道 聖明既
以不負 天朝斥退胡羌堂堂大義已明於天下後世而不得
不為羈縻之計者以其強弱不侔而為 宗社生靈故也綱寧
以主和之臣為違逆則 殿下不負 天朝而為 宗社生靈
不得不講定羈縻之計果安在於綱身為臺臣出入邇席既知

事勢之出於不得已而其言猶且如此況於遠外之言何足道乎曰斥其忘君釣名之態其後臺諫以面辱臺諫論以罷職上不允只為推考五月持平趙絅上疏扶植尹煌之言以為其日月爭光而斥憲臣不遺餘力至引君命犯主威奪大阿倒攻持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等語而為罪　上留中不報台三告後又上劄攻破其說累萬言略曰絅疏以尹煌為獨立敢言大義截然日月爭光煌之前後因嫌撰臣之狀極於自明固不足多辨而須知崔鳴吉憤煌之為人以愚而好殺勇於搏擊他日得志必殺士類屢言於公會煌聞而懷憾乃自撰啓辭以不近之事成其罪目形諸簡牘傳示遠方惑亂人聽其計巧且憯矣

然此則不足言也　殿下今日之屈意和親雖出於爲　宗社
生靈不得已之計而亦是自古帝王待夷狄之常道謂之下策
則可也謂之大害於義則有不然者煌敢以降之一字加之於
君父之尊以爲自己沽名之計用心如此何取不至夫面縛
稱臣謂之降通好結盟謂之和二者之間不啻白黑之相懸
殿下於書辭則以事　天朝所以事大和貴國所以交隣爲言
誓文則以各遵約誓各守封疆爲言天地鬼神百官萬民其可
誣哉而煌乃以降之一字傳之遠近書之史冊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待　君父如此況於臣乎設使　殿下有一毫未盡之也
事爲煌者所當爲國諱之況今日之事光明正大如上所陳則

則果有彷彿於煌之所云者乎然則煌乃百代之罪人也臣竊爲
肆國將鳴鼓而攻之今乃稱譽之救解之猶恐不及深可怪也
且聞綱疏有請治四大將不受　君命之罪而元疏未下之前
不可先事强聒故未免隨例呈告只請遞職而已今見閭閻所
傳謄本則其措語陰慘專欲擠陷勳臣至於　君命抗主威奪
爲辭而又比之於魯三家晉六卿等罪期於網打而後已當此危
疑之日盡斥勳臣使不得自保而脫有巨奸宿猾幸國勢之孤危
而竊笑者則綱輩將何以消殄於將來乎臣以爲趙綱見尹煌
釣得直名而利之者也今綱又因此疏得名於世則繼此而起
者奚止一於二人乎且其中所陳許多搆誣之語　聖明在上

想亦洞燭不假臣一二談也方今不逞之徒或捏匪書或揭匿榜或。匪歌或造形象或為童謡以駭人聽况其他吹毛求疵作以為攙陷之計者不特此輩而已綱之本心雖不如匪徒之惡欲搆捏而終未免擬措違聽以法直名殊不覺其反助匪徒之勢其為識見之不明可勝痛哉當今大小臣僚知施私恩而不知有國法知報私怨而不知有公道以至國勢漸弱無以自振危遑存亡迫在呼吸而時議方欲斥去勳臣撤其扈衛惟鬼算壞人國事豈意復覩於　聖明之世乎綱疏又曰　殿下以此屬行反正故即位以來執以私人視此屬此言以托以言而實未知事理之不得不已者也夫勳臣與　宗社同存亡人主

如有深根固本為國家萬世之慮者則不得不待以殊恩異數以為腹心之寄不暇遠引前古近取 祖宗朝事可以驗矣一自金元亮之倡怪論欲附時議之後勳臣士類之下懋賞懋官之說相繼而起乃以侵害勳臣為士論而疾之如讐嗟當今聖明之世蠅營狗苟者占清班者自謂士類而攀龍附鳳輩蔑明倫者獨不為士類乎 殿下之朝廷顛倒是非若是其倒置則其弊終至於亡人之國而後可已不戒哉今綱乃敢指四大將之為君嗚呼為人臣而負其君之心者是何等罪惡容易加之於許多勳臣乎其所謂革罷軍官之說非特綱獨言之上年崔鳴吉亦發於筵席綱豈知此間曲折乎但當初設立本意慮

其屯衛單弱以備不虞者不有逆變則已若有逆變爲國奔走
者此屬之外更有他可信之軍乎賊徒之變終於屯衛者乃四
大將官軍而令者或令出戰或令附操或令運餉者皆用此等[redacted]
之力儞以爲不變　君命不分稲稗而律之以是君主和指何
事而言乎至於避亂時護涉家屬云者蒼皇之際棄父母顧妻
子之情人所同然臣亦以族屬軍官使之護涉以此爲罪臣固
難免而若以爲倒持太阿則不亦寃乎至于董卒親若家人遂
當之時雖不是私相使喚之事而凡有進變若知其幾則未告
主將人情之所不免其可以此爲炫煌因外而窠謀自便乎當
國危虞之日諜國之臣悉爲奸細所害則或給禁衛擁護或加

騎士出入漢之霍光唐之裴度是也以至我朝元勳趙浚等皆
有私兵遠至　恭請朝廷有罷兵之議趙浚獨曰國勢未壯不
可遽罷是時臺諫執此為言誣以異志幾陷不測自古欲陷勳臣
者何代無之至於遷直私宿則事勢有不得不然豈服有後患
散處軍官無以召集故直宿闕中之外除其若干軍官遷直于
家以為隨意招集之地此果私護其家之計而比之於三家六
卿之罪乎近日擯斥勳臣之論日新月盛或以為金瑬李　所
當成功身退以為功臣不可柄用或曰戮功臣或曰大將誣告
甚於賊适或曰盡退勳臣別用一番人或曰隔居不測或曰家
藏衷甲求試往騰侵害勳臣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為　殿下勳

臣去不亦危哉臣每以先代優待勳臣不使有離間等語眷之
於 榻前者早知有今日而思勳臣不能自保故也勳臣皆不
能自保則 殿下誰與爲心腹而能保其 宗社乎且頃日尹
煌李馨長之必欲殺臣去夫豈偶然而發乎煌嘗語於人曰去
綱之策初不知出於大臣而以爲李 所爲故如是詆之云去
綱則一也而在臣則罪重焉亦在大臣則全然無罪豈有其他
故也寔緣坐於勳臣而然也臣方以致仕之年乞退之不暇非
敢別有希覬而欲保其寵祿也目覩國勢危急而勳臣進退係
國存亡故不避自道之嫌如是云云誠以義在與國同休戚故
也臣忝元勳欲其優待勳臣者非他人之所敢言而唯臣可之

狂戇可以此言進唯 殿下之明聖可以開此言請與尹李等
同下司敗 上命該司囬啓又備忘曰賀成李
功存 社稷年踰七十宜朝廷之敎悼浮妄之輩做作情外無
形之說肆意慢罵不遺餘力至以梟示等語論之此豈非可駭
可怪之甚者乎前後侵辱臺諫所當嚴治俾知國家待勳臣之
重但 廟堂以後弊爲慮故姑爲置之今雖不問豈有不識其
非之理哉且臺官之所失雖如此爲元勳重臣者爲當以彼
退在日以投劾爲事不顧國家之危亡也宜速爲出仕共濟危
艱事遣史官諭之於是政院以公劄意事係重大請下備局令
廟堂囬啓 上允之廟堂以下議處寔非備邊之事事係規外

憲有後弊為啓過數日後又 下問曰右贊成李 入來乎政
院啓曰時在龍山不來云矣 傳曰牌招公又上劄曰臣伏見
二十二日遣史官下諭 聖旨懇惻而繼有牌招之 命臣非
木石豈不欲趨造 閣下以謝逋慢之罪哉第緣有所不安於
心者故趑趄前却三日于茲而不得不俯首悲號伏願 聖明
憐察焉 殿下之下 廟堂回啓意非偶然而 廟堂乃以後
弊為言不辨是非臣竊惑焉昔在 宣祖朝故贊成臣李珥辭
劄請稱量其罪之輕重下 廟堂議啓然後乃出此非 先朝
故事之可援者乎辨謗雪冤雖曰非備局之事而備局乃大臣
所在之地則大段是非不決於大臣而決於何處乎梟示辨之

講和

極之君惡之極難蒙 聖明洞燭特下温諭而尚未昭雪於朝
廷之上則臣無可出之義伏乞 聖明更令 廟堂依 先朝
故事辨明處辱使處置 上命下議政府時左議政尹暄右
議政申欽回啓曰光佃去邠非李 之事也所屬軍官既已多
送非不受 君命也其爲釋冤宜矣士夫之冤痛莫大於被誣
而不得雪其連章累牘不自覺其煩複者情理之所必至也朝
廷數年前差出江都句管之任預爲保障之所者政爲今日事
也 駐蹕之計舉國皆知之以此獨斥李 誠可謂不近矣兼
雖我 祖宗仁厚立國待士夫以禮重臣以上尋常譴罰大夫
者不過罷遞非名掛逆籍罪關軍律者未聞有梟示之典李

以功存 社稷之臣及羅文因章而 聖明昭雪之其慢罵朝紳詬辱臺閣之失特一時忿懥之過이固難免而其忠君愛國臨辭忘身之大節在朝者鮮有其儷豈可以言語不中之故因仍轉輾不容其靈寃而枉受情外之罪名乎 聖明特降温諭至遣史官朝廷亦忘不知其寃去當此艱虞之日當先國家之急其他非所論也使之速爲出仕以副 聖上敦勉之意何如

啓曰久○六月諫院以爲請詰言官乃表邦之舉而箝制人言斷喪士氣論以罷職不叙又請還收嚴治臺官之命 上答曰爰初臺論似乎乖時攄臆近日所投疏章有同誣告貫成事이之必然亦明情理之所當不已者也事이、先朝旧臣功存得

宗社忠貫日月非年少浮薄輩所可踐踏侵害爾等又如是輕
論殊極不當還收之命亦過更勿瀆擾甚緩 上只命推考合時
在江舍而 召命又至公以爲臺諫以須自尹煌等所言爲合
論而及以公之請辭爲罪案雖 聖明洞燭大臣分疏廉恥所
係不可耐彈出仕乃上劄辭職 答曰省劄具悉此時國事爲
重些少廉恥有不可暇顧卿須勿辭速出行公及推考繼若公
又啓斥臺諫雷同欺蔽之習故兩司皆引避而出